

艾芜 传记

ZHONGGUO
ZUOJIA
YISHUJIA
ZHUANJI
WENXUE
CONGSHU



流浪文豪

中国作家艺术家
文学传记丛书

流浪文豪

· 艾芜传 ·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

责任编辑：徐 靖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流浪文豪

作者 廉正祥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8年12月第一版

开本 787×960 1/32

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张 16.25

印数 1—1,800册

字数 273 千

ISBN7-5411-0372-1/I·347

定价：4.36元

内容提要

1925年深秋，昆明秋风白露的街头，徘徊着一位穿长衫的年轻人，操着川西口音叫卖一双新草鞋，以图换几个铜元买烧饼填充辘辘饥肠……

1927年暮春，缅甸仰光腾越客栈，一个病得奄奄一息的四川青年，交不起店钱，被店主赶出门，倚坐门前街沿边，任浮云也似的生命，慢慢消逝……

1936年，鲁迅先生向美国记者斯诺介绍左翼作家时，说艾芜是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之一。

艾芜是谁？鲁迅先生为何如此器重他？

他就是流落昆明和仰光街头的那位四川青年汤道耕。他依据滇缅漂泊的经历，写成享誉中外文坛的短篇小说集《南行记》。

云南在艾芜心田播下美好的种籽。继《南行记》之后，他又写出《南行记续篇》、《南行记新

篇》。如诗如画，如歌如泣的南行记系列小说，奠定了艾芜在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。他是继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之后，与巴金齐名的一代文豪。命运似乎注定艾芜不停地漂泊，从成都到昆明，从滇西到缅甸，从仰光到香港，从厦门到上海……其间多少悲欢，多少离合，多少屈辱，多少自豪！正如高尔基在“人间”读“大学”，成为伟大的文豪，流浪生涯造就了中国的高尔基流浪文豪艾芜。

传记文学《流浪文豪》以散文笔调，生动重现了艾芜艰辛坎坷的人生之旅和五彩斑斓的文学之途。青年朋友，你想欣赏边地和异国风情吗？你想自学成才吗？你想成为作家吗？请读《流浪文豪》。

艾芜与文学青年

（代序）

廉正祥

成都市红星中路新巷子的一座古老的四合院，是我和许多文学青年向往的地方。

一天，成都某厂的一位青年女工敲开了这座四合院的大门。她是来给《四川文学》编辑部送稿子的。她忘了这天是星期天，编辑部没人。为她开门的是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。看见姑娘失望的神情，老人微笑着说：“稿子留下吧，我转给编辑部。”

姑娘满意地走了。过了很久，她才知道，替她转稿子的是老作家艾芜！

像这位姑娘一样，我也常常敲开这座古老的四合院的大门。这里原是四川省文联机关大院，现在前正房是《现代作家》编辑部，侧厢房改作艾老与夫人王蕾嘉的卧室、客厅兼书房。

5月的一天，我敲开艾老家的大门，迎出来

的正是艾老。他让我在圆桌边的藤椅上坐下，忙着给我泡茶倒水。我环顾室内，圆桌占去大部分空间，没有沙发茶几，只有几把藤椅，靠墙一张旧写字台上堆满稿纸、书报杂志和信件。十多年了，每次来，这间屋子都是这样简朴。我问艾老最近写些什么。

“《春天的雾》。我已经删去十万多字了，再改改。”艾老说。

我惊异得睁大了眼睛。这部“十年浩劫”前就动笔的长篇小说，最近几年来，艾老一直在续写，在修改。据我所知，已经有好几家杂志和出版社来要这部书稿了，而艾老却还要修改。删去十万多字，那不几乎等于重写吗？

面对艾老如此严谨的写作态度，我羞愧了。自己写文章，一写完就急着来找艾老请教，耽误了艾老多少宝贵的时间啊！我无限感激地回忆起艾老对我的指导与帮助……

1972年8月，我到凉山彝族自治州采访。在雷波县城一家简陋的旅馆餐厅里，同行的何光廷告诉我，艾老在这里！我惊喜地顺着他指示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位清瘦的老人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、一双黑布鞋，静静地坐在小桌边。如果不是何君告诉我，我决不会相信，这位普通的老人，就是写出《南行记》和《南行记续篇》的名作家艾老。晚上，我和何君敲开艾老的房门，

表示了两个文学青年对他的景仰、尊敬。

回到昭觉，在州招待所，我们又与艾老巧遇。于是，每天吃过晚饭，艾老便约我们一同上街“观察生活”。艾老兴致勃勃地看彝族同胞弹琴、喝酒，看男子披的“查尔瓦”，看妇女银晃晃的领饰、头饰。艾老还请人来座谈，有时则步行下乡去采访。有一天，我采访了一位彝族汽车司机，他的身世和遭遇很悲惨，也很有戏剧性。回到招待所，我讲给艾老听。艾老拉着我，马上要到那位彝族同胞家去。可是，天黑了，又下着大雨。我劝阻了艾老，并且不解地问：“您这么大年纪（当年68岁）了，为啥偏到凉山来体验生活？”后来，我才知道，“文革”一开始，艾老就被抄家、批斗。1968年，艾老被关进成都北郊的昭觉寺监狱，每月只发给15元的生活费。子女也受到牵连。大儿子被撵出北京某科研单位，发配到川东一个山沟小厂里；小儿子到农村插队，“接受再教育”；女儿医学院毕业分到凉山州最偏僻县份的乡下卫生院……尽管备受摧残，艾老对党、对祖国仍然充满了信心，信仰矢志不渝。1972年春节，搞专案的人问艾老：想出去吗？出去干什么？艾老回答：“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30周年，如果能出去，我要下乡体验生活，写东西纪念。”果然，半年后，艾老刚一获释，就带着从凉山回来探亲的女儿，默默

地沿着他当年步行入滇的路线，从成都到宜宾，然后乘上小轮船，逆金沙江而上，向凉山进发。江风猎猎，艾老站在甲板上，任江风吹动稀疏的白发。此时此刻，谁能理解他百感交集的心境啊！

艾老就这样来到凉山。不久，他写出了反映凉山新生活的中篇小说。第一章《高高的山上》，刚刚在复刊的《四川文艺》上发表，于会咏之流马上当头一棒，先是在文化部简报上点名，然后在刊物上公开批判。艾老，又一次被迫沉默了。

早在中学时，我就喜欢艾老的《南行记》、《南行记续篇》等作品。现在，有幸与老作家住在同一城市，我便常常登门求教。

从凉山回来不久，我兴冲冲地拿了一篇小说习作去请艾老指导。几天后，我上艾老家聆听意见。艾老开门见山，问我：“你大概很喜欢外国文学吧？”我愣了，不知艾老为什么问这个。艾老笑着说：“你的文章，欧化句子很多。写文章要兼顾民族习惯，你看老舍的文章，平白如话，没有长句子。”

我的脸发烧了。艾老又谆谆教诲我：“初学写作，要经历一个由模仿到创造的过程，就跟画画一样，先是模仿、写生，以后才能独立创造。”接着，艾老教我如何观察生活，如何积累

语言。末了，艾老说：“要形成自己的风格，就要向自己喜爱的作家学习，坚持不懈。”艾老建议我先写散文，多练笔。他在空落落的书柜里（造反派已把藏书洗劫一空，只剩下些外文原版书）找了半天，找到一册鲁迅先生翻译的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《山民牧唱》。艾老把书递给我，让我好好研读。

1976年8月，继唐山大地震之后，四川松潘平武又发生7.9级地震。我到震区采访归来，写了一篇报告文学。文章匆匆写好，我便请艾老转一家文学杂志。不久，我接到退稿，心绪不好，上艾老家聊天。艾老对我说，我的文章他看了，有些段落不错，很感人，但通篇看来，缺乏典型性，艺术感染力不强。接着，他给我讲了《圣经》上的一个故事：一位年轻的母亲，心爱的儿子在流浪途中饿死了。这个女人在人前没有掉一滴泪，只是默默无言地抱着爱子的尸体向荒芜人烟的沙漠走去。在没人的地方，女人放下孩子的尸体，放声大哭起来……艾老讲完故事，对我说：“这个故事情节就是这么简单，可是把一个丧失爱子的母亲的感情写得多么深刻，多么动人！”艾老的用意我明白。文学是写人的，写人就要写人的感情，就要写得具体生动呀。

1977年秋天，我要到西藏去采访。临行前，我到艾老家辞行。艾老鼓励我：“能跑完川藏路

的人不多，能写出作品的更少，你仔细观察，好好写一写。”

我遵照艾老的教诲，沿途记了详细的观察日记。回到成都交了新闻通讯后，便动笔写旅途散记。我写出初稿，便忙不及的送艾老指教。过了几天，我去拜访艾老。艾老委婉地开导我：“写文章不要拾现成诗句和生僻词语，而要用自己的话说出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，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，才能打动读者。你看契诃夫的《草原》，通过九岁小男孩叶鲁希卡的眼睛和感受，把草原写得多生动，多真实……”艾老还要我细读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。

艾老一席话，使我茅塞顿开。我几易其稿，前后写了一年。后来，我终于把改好的一组川藏高原散记又送请艾老指教，并希望艾老动笔替我润色。一周以后，我到艾老家取稿子。艾老正在接待客人。我接过自己的稿子，见上面没有任何修改记号，微微有些失望。艾老侧过身对我说：“稿子我看了，写得很有色彩。我没到过西藏，不好给你改。泸定桥一篇印象不深，你再改改吧！”

本来，我已经对这组散记丧失了信心，听艾老一说，仿佛打了一针强心剂，又来情绪了。我把稿子拿回家，利用业余时间反复修改。大约又磨了一年左右，这组描述川藏高原风光和藏族风

情习俗的散记陆续发表了。每当听到赞扬声，我就想，如果没有艾老的鼓励和指点，我的这组散记只好胎死腹中了。

又有一次，我将一篇报告文学送请艾老指正。几天后，当我再上艾老家时，一进屋，我吃了一惊：写字台上、饭桌上都摊着书，其中一本英文版的世界名画家介绍，翻开的一页是意大利画家达·芬奇的名画《蒙娜丽莎》。我的稿子就放在这本打开的书旁边。我的稿子中提到过这幅名画及其作者，艾老这是在为我核实描写是否精确啊！当时，艾老即将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日本，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，可是为了一个后生晚辈的文章他却如此认真，如此费神！我很不好意思。艾老一边鼓励我，一边指点我再调整文章结构，再凝炼语言，说着又从书柜里找出一本英文版的戏剧集，推荐其中一幕剧，说写了女演员的手，可供我参考。我又感动又愧惭：出校门十年，英文丢生了，我无法领受艾老的好意。

后来，这篇报告文学终于修改出来了。发表以后，引起了反响，还获得四川省首届优秀作品奖。可谁知道，我的作品里饱含着艾老的心血！

受到艾老关怀的文学青年，不止我一个。一些文学青年经常慕名寄来稿子，艾老便抽出时

间，看稿，复信，或是向有关刊物推荐。有的青年来信索要稿笺书刊，艾老也总是买了寄去。艾老对文学青年，实在是常常怀着一颗深切的爱护之心。

记得，1974年3月底，我从外地采访归来，到家的当晚正赶上妻子临产，我把她送进医院，陪伴她度过焦灼的不眠之夜。儿子来到人间，我又高兴又不安，当时四川副食品供应紧张，而我们两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，经济十分窘迫。傍晚，当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，一进门，就发现桌子上摆着红纸包的鸡蛋，还有一套小孩衣服。我愣住了，谁送来的？母亲告诉我，是两位老人刚才送来的。我打听了两位老人的外貌，便断定是艾老和王蕾嘉师母。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……

记得，1976年夏天，唐山大地震搅得人惶惶不安。一天，有关部门通知当夜可能有地震。我家住在质量很差的楼房里，妻和我发愁了。艾老知道了地震消息，非要我和妻搬到他家住，说他家是木质平房，不至于有太大危险，万一不行，也好躲避。却不过艾老的情意，我和妻，在艾老家厨房隔壁的小房间里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夜晚。由于紧张，我迟迟睡不着。也不知何时入梦。朦胧中，我听到刷刷的响声，以为地震来了，猛然惊醒。我穿好衣服出门，天已大亮，见艾老抱着一支大竹扫帚，正在扫院子……

艾老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有一颗极其善良的心，他把全部的爱，都倾注到普通人，特别是文学青年的身上，待他们如待儿女一样。

艾老，教我写文章，也教我怎样做人。我在心中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：写写艾老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他，热爱他，也让更多做文学梦的青年，让更多处于逆境中正在奋斗的青年，从艾老身上汲取精神力量。

于是，我开始认真研读艾老的著作，并且有意识地沿着艾老南行的足迹，六次到云南边疆。在德宏，在西双版纳，我住过傣家竹楼，在瑞丽江边，在澜沧江边，我陷入了沉思和遐想；我跟景颇兄弟一起喝大叶茶，跟白族姐妹泛舟洱海，眺望苍山；我独自一人，沿着昆明古老的街道漫步，寻觅着漂泊文学家的足迹……在东海边那座大都市，我在复兴路（当年的拉菲德路）法国梧桐林荫道上徘徊，体验青年小说家艾芜和女诗人王蕾嘉并肩漫步的心境……在细雨蒙蒙的桂林，我登上七星岩透过雨幕分辨着施家园、独秀峰……

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、寻觅，艾芜老师的生平在我心海中重现。最近四年，我利用创作假，（每年12个月中属于我自由支配的30天）请艾老和蕾嘉师母回顾他们坎坷的人生旅程，一边采访，一边读书，一边写作。更多的时候是每天下班以后的“加班”。四年间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

节假日、星期天。白天于本职工作，晚上开夜车写作。1985年夏天，拉出初稿，接着又不停地修改、补充、润色，终于在今年初夏，完成了这部传记。如果读者，特别是青年读者，通过这部传记能够从艾芜的人生之路，文学之路受到一些启迪和鼓舞的话，那么，笔者近年陡增的白发也是值得的。

愿读者喜爱和尊敬本书的传主——艾芜。

1988年五一节于成都

艾芜在北京



王蕾嘉在上海
一九三三年摄





慧业精舍吟草的作者

启程行者 万慧法师

一九三九年摄于缅甸仰光



艾芜在上海
一九三一年